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日知錄

(十)

顧炎武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日 知 錄

(十)

顧炎武著

國學基本叢書

日知錄集釋

卷三十

天文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農夫之辭也。三星在天，婦人之語也。月離于畢，戍卒之作也。龍尾伏晨，兒童之謠也。後世文人學士，有問之而茫然不知者矣。若曆法則古人不及近代之密。〔沈氏曰〕明世宗實錄嘉靖二年九月戊寅，欽天監掌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曆，更改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元至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已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祕曆書及國朝曆志，準黃道中星分秒，日周濂等及選諸曉本業善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俟至來年冬至以驗。』
羅盤等類視至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曆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
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測候訪取秘書報罷。神宗實錄萬曆二十三年九月，禮部議罷鄭世子載堉所進萬年曆。內云：『近有言歷法差譌當正者，然于何正之一曰考月令之中，星移次應節二日，測二至之日景長短應候三日，驗交食之分秒起復應時，即如世子言取大統授時二曆相較，氣差三日，時差九刻，在亥子之交則移一日，在晦朔之交則移一月，則弦望亦宜各差一日。』今似未至此也。

樊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有禁；後讀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曆祥異賦賜羣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所憂者深。由制書之言觀之，』

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爲漸有常度也而考古曆未精有常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食必于朔也而占用平朔有食在晦二之占月行有遲疾日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可以小輪而食之法也而占陽曆以不足廿年而周見西方謂之軌軌則侯王之半也則出入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占陰曆三門猶房四星表房中央曰天街南問曰陽環北問曰陰環中央不曰天街天下和平陽道主喪陰道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况月道出入黃道時不同而欲定于房中已謬乎且出入黃道時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殊故月始生有平有偃而古占曰月始生仰天見月有兵偃有兵兵罷無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斜升降二因也盈縮疾遲三因也南北里差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故月初見有初二初三之殊極其變則有朔初四之異而古占曰常見不見不當見而見食日者月非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所最卑而影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而露光如環而占以全環食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唯知順行占以逆行爲災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而占以全環食而去皆變行也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預求而古無緯度占爲失行爲之例曰凌曰犯曰闕曰食曰掩曰合曰句曰範繞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宮外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有賢相通占者刪去黃道極遠之星亦或以橫斜視差妄謂移動于是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鈞直則地維坼泰階平老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近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維候之江西南老人星高三時皆見而猶歲以二分占星密疏賁諛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曰然則占驗可廢乎天變將不足畏邪曰惡是何言也吾所謂辨惑辨其誣也若夫王者遇災而懼側身修省以答天戒固欽若之精意也古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德刑固不以日月之食而始修也遇其變加警惕焉此則理之當然非以數之有常而或懈也

日食

劉向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余所見崇禎之世。十七年而八食。〔原注〕二年五月乙酉朔四年十月辛丑朔七年

三月丁亥朔九年七月癸卯朔十年正月辛丑朔十二
月乙未朔十四年十月癸卯朔十七年八月丙辰朔
之數無關於人事者豈非溺於疇人之術而不覺其自蹈於邪臣之說乎

春秋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非也夫日月之在於天莫非一定之數沈氏

曰談遷國權李天經曰太陽行黃道中線道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是爲同道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是謂相過又曰過赤道二十三度則爲真至兩道相交于一線則爲真分今日節變之差皆由推測不能準此耳然天象見於上而人事應於下矣爲此言者殆於後世以天變不足畏之說進其君者也漢書

五行志亦知其說之非而依違其間以爲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然則食重也如之何是故日食之咎無論分至陸氏曰西學絕不言占驗其說以爲日月之食五緯之行皆有常道常度豈可據以爲吉凶此殊近理但七政之行雖有常道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凌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能無關涉也此如星命之家談五星之恩仇五星之行與人無與然值之者亦皆有微驗況國命之大乎或以爲西學有所愼而不言則得之矣

月食

日食月揜日也月食地揜月也今西洋天文說如此自其法未入中國而已有此論陸文裕金臺紀聞曰嘗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南城萬實月食辨曰凡黃道平分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對衝處必爲地所隔望時月行適當黃道交處與日正相對則地隔日光而月爲之食矣按其說亦不始於近代漢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在星

星徵月過則食。載續漢天文志中。俗本地字有誤作他者。遂疑別有所謂闇虛。而致紛紛之說。〔原注〕宋史天文志曰。

火外明。其對必有闇氣。大小與日體同者非。

靜樂李鱸習西洋之學。述其言曰。月本無光。借日之照以爲光曜。至望日與地日爲一線。月見地不見日。不得借光。是以無光也。或曰不然。嘗有一年月食之時。當在日沒後。乃日尙未沈。而出地之月已食矣。東月初昇。西日未沒。人兩見之。則地固未嘗遮日月也。何以云見地不見日乎。答曰。子所見者非月也。月之影也。月固未嘗出地也。何以驗之。今試以一文錢置虛器中。前之卻之。不見錢形矣。卻貯水令滿。而錢見。則知所見者非錢也。乃錢之影也。日將落時。東方蒼蒼涼涼。海氣升騰。猶夫水然。其映而升之。亦月影也。如必以東方之月爲眞月。則是以水面之錢爲眞錢也。然乎否乎。又如漁者見魚浮水面而投叉刺之。必稍下於魚。乃能得魚。其浮於水面者。魚之影也。舟人刺篙。其半在水。視之若曲焉。此皆水之能影物也。然則月之受隔於地。又何疑哉。〔楊氏曰〕以火近火而光奪。此精不可有二之說也。金水內景。此闇虛之說也。地影之云。最爲明哲。

歲星

吳伐越。歲在越。故卒受其凶。苻秦滅燕。歲在燕。故燕之復建。不過一紀。二者信矣。慕容超之亡。歲在齊。而爲劉裕所破。國遂以亡。豈非天道有時而不驗邪。是以天時不如地利。

歲星固有居其國而不吉者。其行有贏縮。春秋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史記天官書。已居之。又東

西去之國凶。淮南子：當居不居，越而之他處，以近事考之。歲星常居不居，其地必有殃咎。【原注】考授時歷不退之時，但晨退四十六日，夕退四十六日，各有奇，共止得九度七十六分有奇，而十二宮大約各三十度，以出宮爲災，不出宮不爲災也。

五星聚

史言周將代殷，五星聚房。齊桓將伯，五星聚箕。【原注】沈約宋書天文志云：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二年，五星聚於房。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

井。唐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尾箕。大歷三年七月，五星聚東井。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原注】景德四年六月，司天

監言五星聚而伏于鶴火。淳熙十三年閏七月，五星聚軫。元太祖二十一年十一月，五星聚見於西南。明嘉靖三年正月，丙子，五星聚營室。天啓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張。【原注】丙寅月之十四日，日在張九度，木十六度，占曰：

五星若合，是未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考之前史所載，惟天寶不吉，蓋玄宗之政荒矣。或曰：漢從歲，宋從填，唐從熒惑云。【梁氏曰】占金

非吉祥，乃兵象，爲秦亡之應，因歷引唐世五星聚爲證，其大者天寶九年，五星聚燕，禍至累世，通鑑不載，漢五星聚東井，事良是。

四星之聚，占家不以爲吉。驗之前代，于張光武帝漢。【原注】蜀志劉豹等言：建安二十一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于牛女。中宗紹晉，【原

晉書懷帝紀：永嘉六年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天文志同，但云聚于牛女，而元帝紀則云永嘉中歲填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一云四星，一云三星，不同。庾信哀江南賦：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

于觜參，神武王齊于危，文宣代魏于東井。肅宗復唐于張，高祖王周皆爲有國之祥也。故漢獻帝初，韓馥

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爲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填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

臣以厭之。然亦有不同者。如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原注】至德二載四月後晉壬寅四星聚鶉首。天福五年。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太白熒惑歲填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太白歲辰熒惑合于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此則天官家所謂四星若合。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而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海中者中國也。故天文志曰。甲乙海外。日月不占。蓋天象所臨者廣。而二十八宿專主中國。故曰海中二十八宿。

星名

今天官家所傳星名。皆起於甘石。如郎將羽林。三代以下之官。左更右更。三代以下之爵。王良造父。三代以下之人。巴蜀河閒。三代以下之國。春秋時無此名也。

人事感天

易傳言先天後天。考之史書所載。人事動於下。而天象變於上。有驗於頃刻之間。而不容遲者。宋武帝欲受晉禪。乃集朝臣宴飲。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叩扉入見。請還都。謀禪代之事。及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

漢桓帝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明年帝崩。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隋書言。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後十餘歲。隋有天下。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臨洮人楊珪上書。亦引襄楷之言。後四歲。宣宗立。元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十一月戊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餘里皆清。凡七日。而明太祖興。至先朝尤驗。正德河清。世宗以興王卽位。泰昌河清。崇禎帝以信王卽位。

妖人闌入宮禁

自古國家中葉。多有妖人闌入宮禁之事。固氣運之疵。亦是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向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原注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有人白衣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

宮禁落屋譴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

曰我當作中書監卽收斬之。

〔原注〕五行志千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之之妖也。

成帝咸康五年十一月有

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上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

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爲天下母奏聞卽伏誅并下晉陵誅可秦苻堅時有人入明光殿大呼

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大言曰畢

國主唐高宗永隆二年九月一日萬年縣女子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男子從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升

令廳床坐勘問比有何災異太史令姚元辨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二

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闈者及仗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

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二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

入含元殿擊欄檻擒得伏誅敬宗

〔原注〕卽位。

長慶四年三月戊辰狂人徐忠信闖入浴堂門杖四十配流天德

文宗開成二年十一月癸亥

〔原注〕新書作太和二年十月。

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光殿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宋高宗建炎

二年十一月帝在揚州郊祀後數日有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囊拜於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爲官家

兒書於囊紙刻於右臂皆是語鞠之不得姓名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正月紹興府有狂人

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踐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鞠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春京師麗正門樓

斗棋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有旨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乃以不應之罪笞之。忽不知所在。史家竝書之以爲異。先朝景泰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明日立太子。具香亭於奉天門。有一人自外徑入。執紅棍擊香亭曰。先打東方甲乙木。內使執之。命付錦衣衛。亦書於英宗實錄。然未有若萬曆四十三年張差一事。宮中府中。幾成莫解之禍。更歷五朝。流言未息。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之矣。

周禮閹人職云。奇服怪民不入宮。注曰。怪民狂易。是則先王固知其有此事。而豫爲之防矣。〔惠侍讀曰〕怪服者。觀漢江充可悟。

詐稱太子

建炎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詐稱信王榛者。詐稱越王偲次子者。詐稱淵聖第二皇子者。詐稱榮德帝姬者。詐稱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訖無異言。乃宏光時。王之明一事。中外流言。洶洶不息。藩鎮稱兵。遂以藉口。至今民間。尙有疑以爲眞者。此亦亡國之妖也已。

衛太子自殺於湖。武帝爲築歸來望思之臺。事狀明白。十年之後。猶有如成方遂之乘黃犢車。詣北闕。吏民聚觀。至數萬人。公卿莫敢發言者。况值非常之變。事未一年。吾君之子。天下屬心。衆口誼騰。卒難徧喻者乎。寄之中城獄舍。不加刑鞫。是爲得理。不可以亡國之君臣。而加之誣詆也。晉會稽王道子。爲桓元所

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原注】趙子世子。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於是修之歸於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勾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原注】本傳。近時之論多有似乎此者。

外國天象

昔人言朔漢諸國唯占於昴北亦不盡然。【原注】晉志云。是時雖二石僧號而考之史。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弑。彗起尾箕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虛危而南燕亡。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入東井而姚秦亡。熒惑守心而李勢亡。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弑。熒惑入南斗而孝武西奔。月掩心星而齊文宣死。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歷虛危而齊亡。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弑。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弑。歲星掩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弑。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宗滅。其他難以悉數。夫中國之有都邑。猶人家之有宅舍。星氣之失如宅舍之有妖祥。主人在則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此一定之理。而以中外爲限斷。乃儒生之見。不可語於天道也。

魏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晉

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阜白之徵也。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慚曰。鹵亦應天象邪。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謀爲畔逆。而自劉國除。眭孟言。大石自立。儼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而以祆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卽上書告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爲王莽所殺。卜者王況。以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爲李焉作讖書十餘萬言。莽皆殺之。國師公劉秀女。愔言宮中常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語王涉。以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遂謀以所部兵。劫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曆。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芬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出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并害彭城王。郭廢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尙。又言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斬於定州。

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成祖永樂末。欽天監官王射成言。天象將有易主之變。孟賢等信之。謀立趙王高燧。竝以誅死。是數子者之占。不可謂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是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胡氏曰。致受命之符。五經無是說。其起於東漢陰神告之。劉曜之亡也。浮圖相輪告之。苻堅之亡。武庫兵器告之。此皆有物憑焉。蓋改革之際。必大殺戮而後定。先事死者皆無罪之人。天心所哀也。彼鬼神者。宣二氣之化。爲職天下有必亂之形。是以起而告人。俾知趨避。非故爲靈爽以自詭也。若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皇矣上帝。必擇愛人之尤者。而後授以天下。漢之二祖。當天下大亂。能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歸之。項羽樊崇。有天下大半。不愛天所生之民。是以天命去之。兵起數年之間。天心決于用兵之際。非可前定者。此其事鬼神何由知之。故鬼神能言亡國之徵。不能言受命之人也。光武爲符命之說。以自神。故自此以後。不軌之徒。多假符命惑衆。如山賊張蒲。兵敗被執。猶曰。讖文誤我。則光武啓之也。且牧野之師。勇不鼓於躍魚。武關之入。鋒不礪乎擊蛇。黃星起四紀以前。似有乖于助順。野雉鳴神祠之側。亦何當於與賢。况張掖石瑞。在晉爲符。在魏爲妖。青蓋入洛。燕馬飲渭。不爲時巡。而爲降旗。赤精之讖。祥發濟陽。而賀良不知。僵柳之書。兆成公孫。而睦孟未識。由是觀之。彼李守之占。西門君惠之語。如梟鳴彈丸之側。龜語網罟之內。適自速其斃爾。天之愛人。甚矣。豈留此影響妄誕。疑誤無知之人。駢首就戮。必不然矣。

漢書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原注。漢書。兩

夏侯京翼又曰。星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原注。藝文志。蜀漢杜瓊。精於術學。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

常問其意。瓊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後魏高允。精於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北齊權會。明風角元象。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

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惟有一子亦不授此術陸氏曰歷數難而易占
在分秒之微非理明心細者不能窺其門戶然有成法可按而知占驗則占書具在然以二十
一史觀之或同一災變而事應各異或災變甚大而絕無事應非心通造化未足以語此矣

石虎之太史令趙攬以天文死苻生之太醫令程延以方脈死故淮南子曰好事者未嘗不中原注注中傷也

圖讖

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
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然則讖記之興實始於秦人而盛於西京之末也原注唐先

表論引黃
帝終始傳

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即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

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

豆陵而篡周者楊堅原注見隋書王劭傳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

張永德而繼周者藝祖胡氏曰攷古占測之學信而有徵者善雖然有徵無益禍福之定數也漢建始三

同事異人杜欽曰日食中宮之部地震按庭之中此必適安爭寵而爲害者欽永同辭皆知致災者二人

一正后一嬖妾炯然在目但不能言其名氏爾厥後昭儀姊妹非二人乎所謂信而有徵也然而妨嗣傷

主之害不在日食地震時而在永始元延之間與綏和之末相距廿有餘年當二異俱發適有一許后代

之受其譴責舉朝泰然以爲咎在許后矣永等不能言其非許后也所謂無益禍福之定數也嬖色入宮